

故事大王新编

第七册

童话故事

(上)

主编 王茁芝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事大王新编/王茁芝编著. —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00.1.31
ISBN 7- 5634- 1334- 0

. 故... . 王... . 故事- 作品集- 中国
. 1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3796 号

故事大王新编

责任编辑:贾 锐

主 编:王茁芝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河北沙河市第二印刷厂

787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3000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 5634- 1334- 0/Z · 133

印数: 3000 册 定价 800.00 元

故事大王新编之：

童话故事目录 上

柳林风声	(1)
自私的巨人	(95)
爱丽丝漫游奇境记	(99)
会搔耳朵的猫.....	(169)
木偶奇遇记.....	(258)

柳林风声

[英国]肯尼恩·格雪厄姆

第一章 河 岸

鼹鼠一大早就开始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进行春季扫除。先用扫帚扫，接着用抹布擦，随后又提着一桶石灰水，先后站到梯子上、台阶上和椅子上粉刷墙壁。他干了整整一个早上，忙得他腰酸臂疼。春意在空中荡漾，在地底下运行，在他周围回环，甚至透进了他那阴沉低矮的小屋。春天就是有这么一股子进取精神。鼹鼠在家里待不住了，他猛地一下把刷子扔到地上，嚷道：“烦死啦！”“不干了！”“搞什么鬼春季扫除！”他说着锁上了房门，连上衣也没顾得上穿，就奔出家门，朝陡峭的小地洞走去。地洞的上面是公园的石子路，那儿通风向阳，是小的动物的天地。地面上有一股力量在强烈地召唤着他。他一点一滴地爬呀、刨呀，挖呀，刨呀、爬呀，小爪子是不亦乐乎，嘴里小声地鼓励自己：“向上去！再向上去！”终于听到砰的一声，挖通了。他连鼻子带嘴巴伸到外面的阳光里，身子也随着滚到一大片暖融融的草丛里。

“太好了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这比刷墙好多了！”太阳热烘烘地照在他的茸毛上，阵阵和风轻轻吹拂着他晒得发烫的前额。他长期隐居在洞穴里，听觉变得迟钝了，小鸟欢快的鸣叫，在他听来差不多跟高声喊叫一样。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和春天的喜悦之中，突然伸开四肢，纵身一跳，穿过草地，来到前边的矮篱笆旁。

“站住！”篱笆缺口边一只老兔子喝道，“有谁打俺这条道过，就得丢下六便士买路钱！”鼹鼠毫不理睬，根本不把兔子放在眼里。他这种傲慢的态度，弄得兔子一时不知所措。“傻瓜蛋！傻瓜蛋！”鼹鼠一边沿着篱笆快步朝前走，一边和闻声从洞口探头窥看的几只兔子打趣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想出恰当的话来回敬他，鼹鼠已经溜之大吉了。鼹鼠走后，兔

子互相抱怨起来：“你真笨！干吗不告诉他——！”“哼，你怎么不说——”“你本来可以提醒他一下——”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，不一而足。他们总是这样——事后诸葛亮。

这一切似乎太好了，可不像是真的。鼯鼠沿着篱笆继续往前走，越过一块块草地，穿过一丛丛灌木林。他东张西望，目不暇接，有几处鸟儿在做窝筑巢，有几处花儿含苞待放，嫩叶脱颖而出——宇宙万物显得意气洋洋，既生意盎然，又忙忙碌碌。此刻，他洋洋自得，早把刷墙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但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在这些忙碌的公民中，当一条悠闲的狗，该是最快活的。

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条春水盈盈的河边。他这一辈子还不曾见过河哩——这头毛皮溜光，蜿蜒游动的巨兽。她嬉笑追逐，一会儿格格笑地抓住她的伙伴，一会儿又笑呵呵地放开他们。有时她向新伙伴猛扑过去，一下把他们冲散，接着又把他们抓住托起。她浑身在震动——光影摇曳，旋涡沸腾，流水哗哗。面对这一切，鼯鼠感到迷惑、恍惚，不禁神魂颠倒起来。他在河边徘徊，活像一个小孩依在魔力无边的大人身边，听他讲着动人心弦的故事。他终于困乏了，坐在河岸上，而河水仍在喋喋不休地跟他讲个不停。她讲着一连串世间最动听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发自地球深处，最后汇入无所不容的大海。

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张望，目光被对岸水面上方的一个黑洞吸引住了。他模模糊糊地觉得，这洞要是给一个要求不高而又乐于住在水边的动物做宿舍，既远离尘嚣，又不会被洪水淹没，是够舒适雅致的了。当他凝神远眺时，河心似乎有个明亮的小东西在闪闪跳动，时隐时现，像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。可是星星怎么会在河里呢？萤火虫么？火显得太小太亮了点，等定睛再看时，发现这东西还向他眨呀眨的，原来是只小眼睛。一张小脸渐渐露出来，环绕在眼睛四周的，活像一个镜框。

一张棕色的小圆脸，长着连鬓胡子。

一对晶亮的眼睛，闪着光，这就是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那种光。

一对机灵的耳朵，一身油光水滑的厚厚的茸毛。

哦,是水老鼠!

这两只小动物彼此站着,细细打量着对方。

“你好,鼯鼠!”老鼠招呼着。

“你好,老鼠!”鼯鼠答道。

“你过来好吗!”老鼠即刻问他。

“算了,还是谈谈吧,”鼯鼠不大乐意地说。他第一次来到河边,对水上生活很陌生。

老鼠啥也没说,弯腰解开一根绳子提在手里,然后轻轻走上一条鼯鼠尚未发现的小船。小船外面漆成白色,大小正可容得下两只动物。鼯鼠一下子被小船吸引住了,虽然他并不完全明白船的用途。

老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靠稳了。他伸出一只前爪扶住鼯鼠,鼯鼠战战兢兢地走进船舱。

“抓住我的手!”老鼠说,“脚步轻快点!”

鼯鼠又惊又喜,发现自己真的端坐在一条名副其实的船上了。

“今天真痛快!”老鼠推开船去划桨时,鼯鼠说,“你知道吗,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船哩。”

“什么!”老鼠张大嘴巴惊叫着,“从来没坐过船,那你以往在干什么呢?”

“坐船就那么好吗?”鼯鼠讪讪地问,其实,他心里早就乐滋滋的了。他斜倚在座位上,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座垫、桨、桨架,以及一切使他神往的东西,同时感到小船在脚底下轻轻晃动起来。

“那还用说!这是举世无双的,”老鼠猫着腰不停地划着桨,郑重其事地说,“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相信我吧,朋友,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和划船相比啦,哪怕稍微在船上待一下也比干别的快活多了。待一会儿都是好的。”他像做梦一样不住地说着:“只要在船上待一下子,待一下子——”

“当心,老鼠!”鼯鼠突然惊叫起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,小船一头撞到岸上,船身整个倾斜了。这位梦想家,这位快活的划手,一下子四脚朝天跌倒在船舱里。“——在船上——或不在船上,”老鼠开心地笑着爬起来,若无其事地继续说,在船上或不在

船上,这倒没什么关系,都是无关紧要的,只要玩得开心就行。不管你是出门,还是在家,不管你到了这个地方,还是到了别的什么地方,都不是主要的,总之,不要让自己闲着,你决不能专门只干某一件事,因为事情是很多的,干完这件事,还有那件事。你高兴干就去干,但最好还是别顶真。喂,要是今天你真没事可做,让我们顺流而下,玩它一个整天,好吗?”

鼯鼠快活得手舞足蹈,然后满足地舒了口气,惬意地躺到柔软的座垫上。“今天准会玩个痛快!”他说,“我们马上开始吧!”

“等会儿!”老鼠说,并把缆绳系在岸边的环子上,爬回到自己的洞里。不大一会儿,他摇晃晃地提着一大筐餐用的食物出来了。

“把它推到你的脚底下,”他把筐子递上船,对鼯鼠说,然后解开缆绳,摇动双桨。

“这里面装的什么?”鼯鼠好奇地摇着筐子问。

“是只冻鸡,”老鼠简单地回答,“还有冻舌头、冻火腿、冻牛肉、腌黄瓜、色拉、面包卷、三明治、肉罐头、生姜、啤酒、柠檬苏打水——”

“啊,停一停,停一停,”鼯鼠欣喜若狂地喊起来,“这太多了!”

“你真的觉得太多吗?”老鼠一本正经地问,“平时出游我就带这些东西,别的动物还讲我小气,说手抠得太紧了呢!”

鼯鼠根本没听到老鼠在说什么,他完全沉浸在刚开始的新生活里,陶醉在花香鸟语和明媚的春光之中。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,做起了长长的白日梦。一向是良朋益友的老鼠,不停地向前划着,不去惊动他。

“我太喜欢你那身衣服了,老兄,”约摸过了半个钟头,老鼠说,“我打算一有钱就给自己买一套黑天鹅绒吸烟服。”

“对不起,你说什么?”鼯鼠强打精神说,“你一定觉得我不懂礼貌,只是这一切对我太新鲜了。原来——这——就——是——一——个——河!”

“一条河!”老鼠纠正他。

“你真住在河边吗?那该多带劲呀!”

“我住在河边,和她在一起,既在她上面,又在她身体里,”老鼠说,

“河说是我的兄弟姐妹，又是阿姨、伙伴。她供给我衣食。当然，她也是我盥洗的地方。她就是我的一切，除了她，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。她没有的东西，都不值得有，她不了解的东西，也不值得了解。老天爷！我和她一直待在一起。无论是冬夏还是春秋，她都是那么有趣、动人。只是在二月里涨潮时，我地下室里全灌上了水，黄褐色的河水从我那间最好的卧室窗前流过，这是十分不利的。而当河水退去，留下的斑斑泥迹就散发着葡萄干糕饼气味，河道里也布满了灯芯草之类的杂草。这时，我又可以在大部分的河床上逛荡，找点新鲜食物吃，或是拾起粗心的人们丢在船外的东西。”

“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乏味呢！”鼯鼠冒昧地问道，“就河跟你在一起，平时没个人跟你聊聊？”

“怎么没有跟我聊？——噢，这不怪你，”老鼠耐着性子说，“你新来乍到，当然不了解情况。人可多啦，朋水獭、鱼狗、小壁虎、母红松鸡等等，这伙人一天到晚都凑在你的旁边，要你讲这讲那——好像他们自己无事可做似的。不过，这是以往，现在不同了。由于人烟稠密，河岸拥挤不堪，许多人成群结队地迁走了。”

“那边是什么？”鼯鼠用爪子指指河对岸草地前边那片黑压压的森林。

“那个么？那是野树林，”老鼠立即回答，“我们不常到那儿去，我们是水边动物。”

“难道——难道那儿的人不好吗？”鼯鼠略显不安地问。

“噢，让我想想，”老鼠回答，“松鼠还不坏。可是兔子……兔子嘛，倒是有好有坏，好坏都有。此外还有獾，这是必然的。他住在森林中央，不愿住别的地方，你就是花钱请他，他也不干。可爱的老獾！无人去打扰他——人们最好也不要去打搅他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。

“那么，究竟有没有人会打搅他呢？”鼯鼠问。

“嗯，当然有，”老鼠有点踌躇地说，“黄鼠狼——鼬——狐狸，等等。这些人有的地方还挺好呢——我跟他们还是好朋友哩。有时我们碰到一起还要玩上一阵子。不过，不可否认，他们会突然跑掉——哦，你可不

能当真相信他们，那可是实情。”

鼯鼠深知，一味谈论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，哪怕只是间接地提一下，也是违反动物的戒律的，所以，他撇开了这个话题。

“野树林的那边又是什么呢？”他问，“那边蓝蓝的，非常幽暗，看上去似群山非群山，既像是城市的炊烟，又像浮云在飘动。”

“野树林那边是广阔的世界，”老鼠说，“那地方同我们没关系，不论是同你还是同我。我从来没去过那儿，也根本不打算去。你要是有理智，也不要。以后也别再提它了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平静的水面，就在这儿吃午饭。”

离开河的主航道，他们仿佛进入一个四周陆地环绕的小湖，两边一溜斜坡，铺一层青青的草皮，弯弯曲曲的黄褐色的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闪闪晃动。前面便是银灰色的河坝，湿漉漉的水轮不停地转动，激起一堆堆泡沫。水轮转动处，现出了灰色的人字形的磨坊。单调的流水声在空中回响，枯燥而沉闷，但有时也发出清脆而欢快的音响。这情景真美极了，鼯鼠屏住呼吸，举起前爪，连声赞叹：“喔唷！喔唷！喔唷！”

老鼠把船划到岸边靠稳，把笨拙的鼯鼠扶上岸，然后拎起那食物。

鼯鼠请求允许他独个儿来打开食筐。老鼠欣然同意了，然后，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休息了。心情激动的鼯鼠抖开桌布铺在地上，把那些神秘的小包一个个拿出来，依次摆好。他每打开一包，总要“喔唷！喔唷！”地赞叹几声。等食物摆好以后，老鼠说：“动手吃饭罢，老伙计！”鼯鼠于是高兴地大吃起来，因为今天一大早他就开始打扫屋子，空着肚子做了许多事，仿佛干了几天活。

“你看什么呀！”当他们的辘辘饥肠稍事缓解，鼯鼠把双眼暂时挪开桌布时，老鼠即刻问道。

“我在看水面上翻起来的一串串小水泡，”鼯鼠说，“看上去怪好玩的。”

“水泡？哈！”老鼠说。他啧啧连声，显出一副诱人的神态。

一只水獭在河边露出了宽扁发亮的嘴巴，接着爬出水面，抖去身上的水滴。

“馋鬼！”他说着向他们吃饭的地方走去，“干吗不请我，老鼠！”

“这是临时便饭，”老鼠解释说，“顺便介绍一下——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。”

“见到你很荣幸，”水獭接着说，“全世界的动物今天似乎都到河边来了。原想到这片平静的水面求得片刻的安宁，不料又碰上了你们二位！——至少——请原谅——我并不全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。”

他们身后响起一阵沙沙声，是从篱笆边传来的，篱笆里面堆着厚厚一层去年的枯枝败叶。一个满头斑纹、肩膀高耸的家伙，正向他们窥看

“过来，老灌，”老鼠高声喊道。

獾向前疾走了一两步，然后咕哝一句：“是你们一伙。”扭头不见了。

“他就是这个脾气！”老鼠沮丧地说，“就是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！这下可好，今天再别想见到他了。喂，你说说今天河边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癞哈蟆就是一个，”水獭回答，“他在那条崭新的赌船上，穿着一身新衣裳，什么都是新的！”

两只动物相视而笑。

“他一度什么也不干，就知道驾船行舟，”老鼠说，“可是，不久就厌倦了，爱上了赌钱。除了成天到晚赌钱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他手气倒还挺好。去年他喜欢驾游艇，硬要我们陪着他，我们只好假装乐意。他原打算后半辈子就在艇上度过哩。他就是这样，不管什么事情刚上手时，觉得挺有意思，不久就腻味了，又要搞别的新鲜玩艺儿。”

“倒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，”水獭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只是不稳当——特别是在船上！”

从他们坐的地方隔着河心小洲，就能看见主航道。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一条赌船，划船的是个矮壮汉子。船边浪花四溅，船身剧烈摇晃，他在用力地划着。老鼠站起来和他打招呼，他却直摇头，一心一意划他的船——他向来如此。

“要是船再摇晃下去，保准要不了多久，他就得下船。”老鼠说着又坐下。

“会这样的，”水獭格格地笑着，“我跟你讲过癞哈蟆和水闸管理员

那段有趣的故事吗？是这样的，癞蛤蟆……”

一只漂在水上的蜉蝣，学着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的样子，在河里横冲直闯地逆水游着。忽然砰的一声，一个旋涡席卷而来，那只蜉蝣便再也看不见了。

水獭也不见了。

鼯鼠低头看了看，耳边还响着水獭的话音，可他躺过的草地上却是空空的。整个地平线上也不见一只水獭。

可是，水面上又出现了一连串的小水泡。

老鼠哼着小调，鼯鼠在回想着兽类的戒律，不让自己去议论他朋友的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老鼠说，“我们该走啦。我不知道该由谁来拾碗碟。”听口气他自己是不大乐意干的。

“嗨，让我来，”鼯鼠说。老鼠当然同意。

收拾碗碟可不像打开筐子那样叫人高兴，但鼯鼠聚精会神地清点每一件东西。他刚收拾停当把筐子捆上，却发现一只盘子在草地上对他瞪着眼睛。待把盘子装进去以后，老鼠指出还有一把叉子遗漏了；末了，还有装芥末的瓶子一直坐在他屁股下，也没有被发现。最后，总算大功告成了。虽说颇为麻烦，鼯鼠也并没怎么生气。

夕阳渐渐西沉，老鼠如梦如痴地荡着双桨往家中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没有理会鼯鼠。而鼯鼠由于午饭吃得很饱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也很自信。他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船上的生活，所以跃跃欲试，说道：“老鼠，我想划划！”

老鼠笑着摇摇头。“还没到时候，朋友，”他说，“等上过几课之后再划吧。划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”

鼯鼠有一两分钟没吱声，但他越来越羡慕老鼠。他划得那么起劲，又那么轻松。鼯鼠心想，自己也能划得跟老鼠一样漂亮。他被强烈的划船欲望支配着，猛然一跃而起，一把夺过双桨。老鼠吃了一惊，根本没有防备鼯鼠会来这一手，他第二次仰面朝天躺倒在船上。他两眼一直盯着水面，口里在哼着小诗哩。得胜的鼯鼠端坐在老鼠的位子上，信心十足

地握着双桨。

“别动，蠢驴！”老鼠从舱底喊道，“你不会划！你要把船弄翻的！”

鼯鼠双桨一挥，朝水里狠狠挖去，但没划着水面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双桨扑空，两条腿向上一蹶，一头摔倒在老鼠身上。他惊恐万分，忙用手去抓船舷，没有抓住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他落在水里了。

船也翻了，鼯鼠在水里挣扎着。

哎哟，河水好冷呀！哎哟，全身都湿透啦！他不断下沉，耳朵里嗡嗡直响。当他挣扎着使头露出水面时直打喷嚏。太阳是那么明亮，那么逗人享受！而当他再度下沉时，更觉水里暗淡凄凉！正在这时，一只坚定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脑勺。原来是老鼠。他分明在笑——鼯鼠能感觉到的，从胳膊到爪子，再到颈子，都感觉到了。

老鼠抓住一把桨，把它伸到鼯鼠的腋下，然后，把那一把桨伸到另一旁。他跟在后面游着，把绝望的鼯鼠推向岸边，拖出水面，放到岸上，鼯鼠此时瘫软得像一摊烂泥。

老鼠把他身上揩了揩，拧去衣服上的水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老伙计！在地上使劲跑它一阵子，把身体跑暖和，把水跑干，我下水捞筐子去。”

满身潮湿、内心羞愧的鼯鼠，无精打采地在岸上跑着。这时，老鼠又一次潜入水中，把小船翻过来，扶正，拴在岸上，再一趟一趟把浮在水面上的东西送上岸。最后，他一头扎进水里，顺利地捞到筐子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拖上岸。

东西全部捞起之后，他们又准备出发了。鼯鼠垂头丧气地坐在船后，开船时，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：“老鼠，你真宽宏大量！我太愚蠢了，对不起你，真叫人难过。回想我险些把那只漂亮的筐子弄丢，心里难过极了。真的，我干了一件蠢事。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祝你走运！”老鼠高兴地应着，“水老鼠身上搞点水算得了什么？我待在水里的时间比在陆上多，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。喂！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住些日子，你还没到过我的家呢。我的屋子很简陋，一点不像癞蛤蟆的房子那样阔气。不过你去了，我会使你舒适的。我还要教你划船和游泳，你很快会学得很好，跟我们大家一样得心应手。”

老鼠说话时态度十分诚恳，鼯鼠深受感动，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不禁滚出两滴眼泪。而老鼠则若无其事地朝另一个方向望着。不久，鼯鼠的精神又来了，竟和两只红松鸡顶起嘴来，因为他们在偷偷地耻笑他那副落汤鸡模样。

到家以后，老鼠在客厅生起一盆火，把鼯鼠安顿在火盆边的扶手椅上，给他拿来睡袍和拖鞋，接着给他讲河上的故事，直到吃晚饭。像鼯鼠这样的陆上动物，听起这些故事来，真叫他毛骨悚然。其中有的讲拦河坝和突然暴发的洪水，有的讲鱼狗，有的是讲乱扔瓶子的汽艇（扔瓶子的事确实有这样），有的是讲苍鹭的，因为他们同别人说话的方式很特别，还有什么阴沟探险，同水獭夜间逮鱼，同獾在田野远足，等等。晚饭吃得非常乐和，但刚一吃过，鼯鼠便睡意沉沉了。待客周到的主人把他送到楼上那间最排场的卧室里，鼯鼠一到那儿，就一头栽倒在枕头上，香甜地睡了。但他仍然能感觉到，这位新结识的朋友——河流——在拍打着他的窗台。

这是被春天解放了的鼯鼠度过的第一天。他象这样一直过了许多天。随着盛夏的临近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长，也一天比一天更有意思。他学会了游泳，学会了划船，甚至渐渐地能领略那流水的欢乐了。他把耳朵贴近芦杆，听到风不时吹过芦塘的沙沙声。

第二章 野树林

鼯鼠早就想和獾结识了。据说，獾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虽然不常露面，可方圆左右的人都无形中受着他的影响。鼯鼠多次向水老鼠提起这个想法，他总是一推再推。“不用急嘛，”老鼠老是说，“说不定有一天獾会自己来的——他常常出来，到时候我一定负责介绍你们认识。他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！不过你千万不要特地去找他，最好是有机会碰上他。”

“你不能请他来吗？——请他来吃顿饭什么的？”鼯鼠说。

“请他也不会来的，”老鼠简单地回答，“他最讨厌聚会、邀请、赴宴

之类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能不能去拜访他呢？”鼯鼠提议。

“哈，我想他一定不会欢迎的，”老鼠说，显得有些骇然，“他不愿见人，那样做会使他很生气的。我自己从来没有贸然登门拜访过他，虽然我很了解他。另外，我也不能去，完全不可能去，因为他住在野树林正中央。”

“不过，他也许会欢迎的，”鼯鼠说，“你曾跟我说过，野树林的人也是不错的，对吧？”

“不错，是这么回事，”老鼠含糊其词地说，“可是我还是觉得现在去不是时候，现在不能去。那地方很远，况且每年这个时候，他多半不在家。不久他会来的，你耐心等着好了。”

鼯鼠只好如此，獾一直没来，他们每天都玩得很痛快。夏天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现在天气寒冷，冰天雪地，道路泥泞，他们很少出门。上涨的河水从窗前湍急流过，其速度之快是任何船只忘尘莫及的。此时，鼯鼠思想又活跃起来，老惦记着要去看那头灰獾。他住在野林深处的洞里，独自生活，太孤独了。

冬季老鼠好睡觉，总是早睡晚起。在短促的白天，老鼠有时胡乱编些诗歌，有时做些零星的家务事。当然，还是有些动物来串门的，讲许多轶闻趣事，交换夏天的情况。

当他们回首夏天时，觉得那是十分丰富多采的一章！这一章里有许许多多色彩鲜明的插图！河岸上仿佛有一支五彩缤纷的队伍在徐徐前进，整个队伍似乎置身于舞台布景之中，人们一个接一个行进在这雄伟壮丽的行列里。紫色的珍珠菜最先登场。它沿着如镜的水面抖开浓密的丝发露出自己的笑脸。报春花娇娜多姿，犹如粉红色的晚霞，紧接着亮相。紫草开着紫白相间的小花，匍伏着身子跻身于群芳之列。最后，晚来的羞怯的狗蔷薇，在一天早晨，仪态万方地登上舞台，它好像是宣告舞会开始的悠扬的琴声，告诉人们六月来到了。我们还要等候别的成员的出场——仙女们为之倾倒的牧羊少年，姑娘们在窗口等候的骑士，将以自己的亲吻唤醒熟睡的夏天和爱情王子。而当快活的、身着琥珀色

短上衣的乡线菊风度翩翩地来到时，剧就揭幕开演了。

这曾是怎样的一幕剧啊！当风雨交加拍打着门窗时，那些睡意沉沉的动物却安卧在自己的洞穴里，回忆着晨光熹微的黎明，白色的浓雾尚未消退，依旧笼罩着水面。当旭日初升，灰色的晨曦变成一片金黄，万道霞光跃出地平线的时候，河水似乎在振动，似乎有人在沿河奔跑。大地、空气和河水似乎都放射着光芒，不断变化。他们回忆着骄阳似火的中午，如何令人昏昏欲睡，太阳如何把自己金色的细小的光斑洒进绿荫深处；回忆着每天下午划船和游泳，以及他们如何在尘土飞扬、纵横交错的小道上和黄灿灿的庄稼地里漫步；最后还回忆到，在漫长而凉爽的黄昏，他们如何将千头万绪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，如何同三朋四友促膝交谈，以及如何计划第二天的新的冒险活动。冬天的白天是短促的，而他们围坐在火炉旁边烤火时要说的话则是很多的。尽管如此，鼯鼠还是有大量的空余时间，无事可做，十分无聊。于是，一天下午，当老鼠坐在熊熊的炉火边的扶椅上，时而打着瞌睡，时而编凑顺口溜时，他决定单枪匹马去野树林探险，说不定会与獾先生交上朋友哩。

在一个清冷寂寞的下午，鼯鼠悄悄地溜出老鼠温暖的客厅，来到旷野。在铁青色的天幕底下，整个大地都是光秃秃的，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叶子。他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如在冬天里看事物那样深刻，那样真切，因为此时大自然已经脱去衣裳，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酣睡中。在枝叶茂盛的夏季，这些小灌木林、小山谷、小石坑，以及一切隐蔽的地方，对于探险者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陷阱。而现在，他们及其所隐藏的秘密，全然裸露无遗，似乎是要他去看一眼他们此刻这种破败不堪的狼狈相，以免日后他们又浓妆艳抹，改头换面，使他受骗上当。这种景像固然显得寒伧，但又使人高兴，甚至使人振奋。他喜欢这种不加修饰、肃穆而又质朴无华的林野，喜欢大地的美丽健壮的肌肤。他不爱华贵的三叶草，不爱轻佻的野草。他抖擞精神，向野树林逶迤前进。它低低地横在他面前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就像平静的海洋中的暗礁。

刚进入树林时，并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惊骇。细小的枝叶在他脚下沙沙作响，横倒的树干使他绊交，树桩上的蘑菇就像一幅幅漫画，使他吓

了一跳,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某种熟悉的怪影,但又很有意思,令人兴奋。他继续往前走,渐渐进入了光线阴暗、林木稠密的地方,两旁的洞穴向他张开可怕的大口。

周围静悄悄的,没有一点儿声音,夜幕偷偷地迅速向他袭来,从四面八方把他包围起来,光线像洪水一样被排干了。

接着出现了各种脸谱。

他向后望去,开始模模糊糊地觉得他看见了一张脸:一张阴险的楔形的小脸,从洞口向他张望。但当他转过身来正面看它的时候,那东西已经不见了。

他加快脚步,提醒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,否则,简直没完没了。他走过一个洞又一个洞。后来,分明有一张窄窄的小脸,带着一副冷漠的目光,从洞口向外闪了一下,接着不见了。

他踌躇了一下,又强打起精神继续大步走去。忽然,远远近近似乎有几百个洞,每个洞里隐藏着一张面孔,匆匆出现,又匆匆消失,并且都向他投去犀利、凶狠、充满恶意的目光。

接着出现了鸣叫声。

这声音很微弱,但很尖细,乍一听,是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。不知怎的,他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接着,又是几声很弱很细的声音,但听起来却是在他前面很远的地方,于是他停下脚步想往后走。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,身前身后都响起了声音,似乎被挡回又重新穿过整个树林,直到它最远的边缘。很显然,林中所有的动物,都警觉地站起来做好了准备!而他却孤单一个,赤手空拳,无依无靠。黑夜正向他袭来。

这时他听到了嗒嗒声。起先他以为那不过是落叶声,因为只有落叶的声音才会那么轻微细弱。后来,声音渐渐大起来,而且有一定的节奏。这时他才听出来,这不是别的,正是叭哒叭哒的脚步声。声音还离得很远,辨别不出在前面还是在后面。仿佛是在前面,又好像是在后面,又似乎前后都有。声音越来越大,他急切地四处听着,一会儿听听这边,一会儿听听那边。声音似乎正在向他围拢过来。当他伫立静听时,一只兔子穿过树林,拼命向他跑来。他等在那儿,指望它放慢脚步,或是折向别的

地方。可是，兔子几乎擦着他肩膀窜过去，脸色阴沉而严峻，双目炯炯发光。“快滚开，傻瓜，滚开！”当兔子绕过树桩钻进附近的洞穴时，鼯鼠听到它低声说。

叭哒声越来越响，听起来像一阵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在周围的枯枝败叶上。整个树林宛如万马奔腾，无数人在拼命奔跑、搜索、追逐或围剿什么东西。他惊恐万状，也身不由己地跑了起来，但漫无目的。他跌跌撞撞，时而碰到树上，时而一跟斗栽进洞里，时而钻到枯叶下面躲起来。最后，他逃进一棵老山毛榉的深深的黑洞里。这洞似乎使他得到了掩护，甚至安全，但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只是他太累，跑不动了，只好蜷缩在枯叶里，希望能暂时借此避避风头，无意中滑进树洞里的。他躺在那里喘着粗气，听着外面的鸣叫声和叭哒声，浑身哆嗦。最后，他完全弄明白了，这便是野树林的恐怖——是田间和树篱边的小动物最怕见到的东西，称之为最黑暗的时刻；也是老鼠一度煞费苦心让他避免的东西。

与此同时，感到温暖适意的老鼠，正坐在火炉边打盹，尚未完成的诗稿从膝上滑落下来。他头向后仰，张大嘴巴，正在梦游绿草如茵的河岸。突然，煤块滑动了一下，火花爆裂，迸起无数火星，他猛地惊醒了。他记起了刚才的事情，伸手从地上拾起诗稿，又苦苦思考了一阵，然后向周围看了看，想问问鼯鼠是否知道什么别的好顺口溜。

但是鼯鼠不见了。

他听了一下，屋子里静悄悄的。

他接着叫了几声：“鼯鼠！”但毫无反应，于是站起来向厅堂奔去。

鼯鼠经常挂帽子的钉上，不见了他的帽子，他一向放在伞架边的高统靴，也不翼而飞了。

老鼠走出屋子，仔细查看房子周围的泥地，希望找到鼯鼠的足迹。果然不错，线索找着了。因为鼯鼠高统靴是新买的，准备过冬穿，所以鞋底留下的印子非常清晰明显。他看得出来，泥地上足迹去的方向是野树林。

老鼠表情严肃，站着沉思了一两分钟，随后转向进屋。他腰间系上皮带，插上两把手枪，拿起一根短棒，步履矫健地朝野树林走去。